第四十六卷

1893年

1

致彼·巴·马斯洛夫

前天收到您的来信①，昨天我就写信告诉您，论农民改革的几篇文章[1]已给您寄去。请告诉我，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②是否在您那里？如果在您那里，望尽快把它寄给尼·叶·，并请他阅后立即寄还给我，因为我要用这篇文章。

我非常遗憾，您在萨马拉没有碰上我③。您是否打算到首都来过节？如果来的话，我们就能见面了。

我期待着您对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作出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评论：我想您已经看到，文中阐述的论点，可以成为我作出一些比这篇文章中已提出的结论重要得多、意义深远得多的结论的依据。我国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在我看来是

① 我的地址您可以通过这里的律师公会打听到。

② 见列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第1—57页）。——编者注

③ 也未能在那里同我的朋友们相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的城市大资本主义，粉碎了农民经济结构特殊的神话（这同样是资产阶级的结构，所不同的只是它受到封建桎梏的束缚还要厉害得多），也使人们看到,所谓的‘工人’并不是一小部分处于特殊地位的人,而只是现在已经主要不是靠自己经营，而是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广大农民群众中的上层。我之所以对波斯特尼柯夫的书评价很高，正是因为这本书为精确地分析上述情况提供了材料，它在实际上证明关于我国“村社”农村的那些流行观念是荒谬的，表明我国的制度实质上与西欧并无区别。

我把这篇文章投给了《俄国思想》杂志[2]，但它不愿刊登。我在考虑，待稍加补充和改动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不知是否合适？

很希望知道您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想这完全可以用通信解决。

我对那几篇论改革的文章所提的意见，是从下述基本论点出发的：这次改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改革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在于，那些限制和束缚这种制度发展的桎梏被摧毁了。我们还可以就这一问题更详细地谈谈，也许能把我寄给作者的意见直接转给您 这样最为简便。

请尽快甚至立即回信，否则信到的时候，我可能已不在这里了。

写于 1893年 12月下半月
从彼得堡寄往萨马拉

最初载于 1940 年《列宁文集》
第 33 卷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卷第 1—2 页

1894年

2

致彼·巴·马斯洛夫

1894年5月30日　　前天收到您的来信。我确实几乎把我们之间的通信和书评的事全都忘记了，不过就这篇书评所引起的问题和其他问题而恢复通信，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您为什么要“找”我呢？难道恩·姆·阿·①从圣彼得堡回到梯弗利斯后没有见到您吗？因而没有转告您(我曾托他转告),至少在冬天,我有一个固定地址,即律师公会交助理律师恩·恩·收。

对于您的意见②，我提出以下看法。首先，说到结论过于谨慎的问题,那么,应当注意到,这一缺点□我完全同意，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是由于我打算在自由派的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而产生的。我甚至天真地把它寄给了《俄国思想》杂志，在那里当然遭到了拒绝。直到我在《俄国思想》第二期上读了‘我们有名的’自由派庸人瓦·沃·先生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大作以后，对这一点才完全清楚了。原来真要有一套把绝好的材料弄得面目全非和用连篇

①指的是谁，没有查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空话来掩饰全部事实的本领才行！

事实上，我根据这些材料得出了几个重大的结论。这就是，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证明了农民中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材料明显地揭示了这类“村社”农民中的对抗阶级，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才特有的那样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完全适用于所有其余的俄国农民。另一个结论是，农民的大量粮食（大概不是一半以下，而是一半以上）现在已经进入市场，而这部分粮食的主要生产者是现代农村的上等户，即农民资产阶级。①

其次，我认为波斯特尼柯夫所证明的一条关系到全俄国的规律十分重要，那就是上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出一倍到一倍半。这个规律连同农户商业面积的划分（这一点对俄国的独特论者来说十分危险，所以我完全懂得瓦·沃·先生为什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再说您的第二条意见——关于自然经济的标准问题。说实在的，在这方面我没有完全弄懂您的意思。

“标准”问题,依我看只有在下述含义上才有意义 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个农民(中等的)的耕作业应该有多大规模,才能满足他的全部需要（包括生产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使他不必外出谋生。

弄清楚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有中等以下的农户直接属于劳动力出卖者之列，而经营的规模可以相当准确地表明，这种收入来源的作用有多大。中等以上的农户则直接属于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农户。

① 所以，古尔维奇说未来的俄国将是一个农民资产阶级国家，这话白说了，因为现在就已如此了。

1892年纽约出版的古尔维奇的《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是一本很好的书。

至于经济的‘自然性’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最大的自然性始终表现在中等农户身上，但即使在他们那里，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相当部分的商品经济（货币形式的收支约占全部收支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下等户和上等户总是具有更大的商品性，因为前者出卖劳动力，后者则出售多余的粮食。

在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中，也就是按照上述观点对各种农户进行分析的。

您把‘自然经济的标准’和‘商品经济的标准’分开来谈了。如果我对您的意思理解得正确的话，那么，后一个标准也就是我所说的中等标准〔根据波斯特尼柯夫的资料，耕地面积为十七到十八俄亩〕，当然，须要在这个标准中划分并准确计算出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至于什么叫做独立的‘自然经济的标准’,我就不懂了,因为我国现代的农民经济，不论规模大小，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待您作更详细的说明。

至于说那篇批判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我也认为，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是不会采用的，这与其说是由于书报检查的关系(传说在《俄国财富》杂志[3]掀起一场风波之后，书报检查机关要取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不同意您的看法，也不敢去触犯这位厚颜无耻而又狂妄自大的“大人物”。我在这方面是有些经验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在我们的刊物上有可能和有必要去回答他。〕如能收到您的回信，我将十分高兴。

我大概将在这里住到 6 月 12 日，也可能更久一些。离开这里时，我会把新的地址告诉您的。如在 12 日以后来信,暂时可以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交玛·格·霍·转，由她那里转比较近便。

从彼得堡寄往萨马拉

最初载于 1940 年《列宁文集》第 33 卷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6 卷第 3—5 页

3

致彼·巴·马斯洛夫

1894 年 5 月 31 日

您的第二封信刚收到，现在赶紧作复。如果您能抓紧，也许我还能在这里收到您的回信（6 月 12 日以前我大概还在这里）。

您的建议在原则上我很赞成，但我没有读过您的文章，当然无法发表具体意见。至于我自己的那篇文章①，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象现在这个样子（单纯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书）是值得出版的②。

（至于出版费用，我想，一本篇幅不太大的书可能便宜得多。）

总之，看来这件事只好推延到秋天③了，因为即使您能及时把文章寄来，离书的出版还远着呢。还需要通过通信详尽地讨论。能

①见列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57 页）。——编者注

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细谈。

③这个期限并不算长。

面谈则更好。① 如果您有出版的资金(和愿望),也愿意写,如果我们的意见一致，那么，就可以并应当把事情办得…… ②

从彼得堡寄往萨马拉

第一次发表,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5 卷第 6 页

4

致尔·费·米洛维多娃[4]

收到《住宅》③ 就开始工作。问题在于您没有把这件事办完就扔下了。拿起‘誊清本’一看,发现错误成堆(我断定,连图表也乱得一塌糊涂）。我们共同的熟人看了以后也反映这本东西搞得很糟。因此，尽管它使我感到厌烦得要命，我还是不得不坐下来重作修改。结果誊清本就变成了草稿。

能否给我寄一本恩格斯的附有 1894 年跋的…… ④ 仍可以用这个办法寄来。大约在 8 月 15 日以前用原来的地址，这以后则用冬季地址。

您在来信中没有把那些德国人跟那个“德国人”⑤ 完全区别开

①因为根据经验，信件往返实在太慢。

②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③ 指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编者注

④打字稿有遗漏。——编者注

⑤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译者注

来。前者缺乏‘理论兴趣’我可以理解(虽然感到痛心),但对后者难道也可以这样说吗？既然对问题提出了一定的看法，那就不能避而不作分析。的确，不久以前我曾经看到过，有人甚至不能理解这是什么问题和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但我不愿相信，那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写于 1894 年 7 月 21 日
从下新城寄往瑞士

最初载于 1961 年《苏联历史》
杂志第 2 期

按打字稿(密检邮件)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6—7 页

1898 年

8

致谢·米·阿尔卡诺夫

1898 年 5 月 10 日

谢苗·米赫也维奇阁下：

已同您要委托办事的人商谈，现遵照前诺立即将商谈结果通知您。不出我所料，此人也同样地拒绝了这项委托，因此您只好另找他人了。

愿意效劳的

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

附言：您来舒申斯克村时，如有便能来我家作客，我将十分高兴。

从舒申斯克村寄往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

最初载于 1929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1 期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6 卷第 14 页

1899 年

13

致谢·米·阿尔卡诺夫

1899 年 10 月 31 日

尊敬的大夫先生：

如果您的公务许可，劳您驾是否今晚来看一看我的一位生病的同志——奥斯卡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恩格贝尔格（他住在伊万·索西帕托夫·叶尔莫拉也夫家里）。他卧病在床已经是第三天了，腹痛如绞，上吐下泻，因而我们想这是不是中毒了？

请相信我对您的诚挚的敬意。

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

从舒申斯克村寄往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

最初载于 1929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1 期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6 卷第 33 页

1900年

18

致尤·米·斯切克洛夫

致纳哈姆基斯

对您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1）我对“我们”和“编辑部”所作的说明，仅仅是就评《工人事业》杂志纲领的那篇文章而言的①。（2）在别耳里夫一起商谈的人指的是我们两个：波特列索夫和我，都是您新认识的。（3）如果我以前曾向您说过您是错误的，后来又写信强调指出您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的观点改变了，和您的观点接近了。

我们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可以把我们（在别耳里夫一起商谈的两个人＋国内的一个）和“劳动解放社”之间的（编辑事务上的）关系的确定形式告诉您和戈尔登达赫（我们对你们两位经常撰稿寄予很大的希望）。

谢谢您寄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的准备》一文。我们将非常乐于采用这篇文章，并且相信，如果我们的杂志② 能更经常地刊登这样的文章，将会增色不少。这篇文章还要转寄给“劳动解放

①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1—4页。——编者注

② 《曙光》杂志。——编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社”,因而有可能拖延时间,请不要见怪。

我的同事提了一个实质性的意见：首先同工人联系的功绩，不属于您所指出的那些团体，而属于柴可夫斯基小组[5]。

写于 1900 年 9月 25 日
从慕尼黑寄往巴黎

最初载于 1930 年《列宁文集》
第 13卷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版
第 46 卷第 45—46 页

19

致达·波·梁赞诺夫

致戈尔登达赫

您这样快就打算把文章寄来，我们非常高兴。您对我们意见的答复使我们感到十分满意，这表明在所有实质性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从而增强了我们这样的希望，这就是同您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您经常为我们撰稿。

紧紧地握手，我本人并代表波特列索夫向您致以同志的敬礼。

彼得罗夫

写于 1900 年 9 月 25 日
从慕尼黑寄往巴黎

最初载于 1930 年《列宁文集》
第 13 卷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版
第 46 卷第 46页

21

致维·巴·诺根

1900年10月10日

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我昨天才从巴·波·(阿克雪里罗得)那里得到您的地址和二十三人反对《信条》的决议[6]。阿列克塞早就写信告诉我，说您要到国外来，但我却未能找到您（他真是个怪人,竟没有把我的通信地址给您）。请即回信,并较为详细地谈一谈近况如何；到伦敦是否已经很久了，您在做些什么，在伦敦的那些人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打算，准备什么时候离开？为什么您选择了伦敦？

暗号没有约定，我现在用个什么来代替暗号（因为您不是不认识我吗？阿列克塞在您面前是怎样称呼我的？听了他的介绍，您对我们的工作是否有了足够的了解？）。好吧，我就用给阿列克塞转信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来代替暗号。阿列克塞写信告诉我：要是你看不懂地址，可去问诺沃谢洛夫。转信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是：К.А.Г.Г.①，请您把其余字母填上，我和您就“联系上”了。

紧紧地握手。

彼得罗夫

① 指的是谁，没有查明。——编者注

回信请寄：

纽伦堡　新巷　雪茄烟店　菲力浦·勒格纳先生

用两个信封，在里面的信封上写：交彼得罗夫。

附言 请提供两三个完全可靠的人(要局外人,不是革命者)的地址，以便到波尔塔瓦去找他们，并打听阿列克塞的情况。

从慕尼黑寄往伦敦

最初载于 1928年《列宁文集》第 8卷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46卷第 48—49 页

22

致尤·米·斯切克洛夫①

（1）纳哈姆基斯。关于国际代表大会十法国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章,约六千字母,供报纸用。

（2）供杂志用：以便把纳哈姆基斯的和古烈维奇的分开。

何处接货？

何时来取？（货包）

发货地点在这里。

①这是信的提纲，用铅笔写在尤·米·斯切克洛夫来信的空页上；在斯切克洛夫信的上端不知谁写了几个字："10月 10 日收到，10月 10 日作复,提纲已退还"。——编者注

他们需要的是仓库吗？（他们有没有仓库？）让他们写得明确些。[7]
我们希望在国内物色到一些人，但不能离国境线太近。（能否在里加或普斯科夫接货？）

如事情完全安排妥当。我们就交代运往国内的明确任务。

退回短文。

写于 1900 年 10 月 10 日

最初载于 1930 年《列宁文集》第 13 卷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6 卷第 49 页

27

致阿·亚·雅库波娃[①]

就在您给朋友的信中，我也清楚地看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完全合理地强调需要进行经济斗争，应当也善于利用工人的合法团体，必须“对工人的日常迫切需要作出种种反应”等等。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如果您以为革命者“对合法团体持否定态度”，他们对合法团体“深恶痛绝”，他们“背向社会”等等，那是误解。革命者也承认必须进行经济斗争，对日常的迫切需要也必须作出反应，还必须善于学会利用合法团体。革命者不仅在任何地

①这是信的（部分）异文。——编者注

方、任何时候都没有主张背向社会，而是相反，强调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社会运动的前列，并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把一切民主主义的因素联合起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使合法团体和纯经济的组织不要把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党和革命的政治斗争分开，相反地，要尽量紧密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而在您的信中，也有这样的另一种（有害的，根据我的看法是极端反动的）倾向，即把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党和革命的政治斗争分开的倾向，——把政治任务撇在一边，用‘立法斗争’的概念代替‘政治斗争’的概念等等①。

如何划清健康的、有益的倾向与有害的倾向之间的界限呢？局限于口头上的争论是不行的，这一点，对您这样一位已经尝到过“国外会议”滋味的人，我认为是用不着解释的。在通信中和讨论会上反正早已对问题展开争论，害怕在报刊上分析探讨，岂不可笑吗？为什么在会议上争论和写信是可以的，而在刊物上澄清争论的问题却是一种‘最恶劣的行径，只能(???)为仇者所快’呢？这一点我不懂。只有在报刊上进行论战，才能准确地划清我所说的那条界限，因为个别人在这方面往往难免要走极端。当然，在报刊上进行斗争，会招致新的埋怨，引来不少打击，但我们可不是那种害怕打击的脆弱的人！希望不受打击的斗争，没有斗争的分歧，那是幼稚天真的想法；如果斗争是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它要比国外和俄国国内的‘古巴廖夫作风②’强一百倍，我再说一遍，它将快一百

①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给阿·亚·雅库波娃的另一封信中也谈到过(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39页注2)。——编者注

② 古巴廖夫是俄国十九世纪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烟》中的一个人物。他不学无术，好夸夸其谈。这里的古巴廖夫作风就是指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谈作风。——译者注

倍地促成牢固的统一。

写于 1900 年 10 月 26 日

最初载于 1930 年《列宁文集》第 13 卷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6 卷第 57—58 页

35

致巴·波·阿克雪里罗得

1900 年 12 月 7 日

亲爱的巴·波·：因为身体不太好，未能在给巴伊诺娃的信中回答您的问题，请原谅。但现在，同维·伊·商量之后，看到情况十分严重：国外新闻栏非有不可，报纸的第一印张已付印，第二印张除新闻栏外也已准备就绪。新闻栏篇幅预定二万六千字母左右①。不得已时将抽掉一些其他稿子。

因此，请您将现有的和可寄的文章马上寄来。急等回音。

地址是：

慕尼黑　　恺撒街 53 号楼上

格奥尔格·里特迈耶尔先生

（内写 交迈耶尔）

紧紧地握手。

您的彼得罗夫

①包括拉柯夫斯基写的那篇约一万字母的文章在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